

叢林求生記

· 潘斗台 ·

早上七點十分，躺在宜蘭礁溪警察分局招待所的溫泉浴盆中，去除全身的泥濘與疲憊，回想過去十八個小時，近乎與世隔絕且驚悚的經歷，宛如電影般的情節，仍然心有餘悸，百感交集！

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早，送女兒上幼稚園後，便驅車前往桃園基地上班。在車上聽著音樂、啃著麵包，約四十五分鐘車程，不一會兒工夫，就到了隊部。

十一點三十分，按表定時間駕駛TF-104G編號「四一八〇」號機起飛，至北部空域實施儀器飛行訓練；十一點五十一分，高度兩萬五千呎，突然發動機發出「碰」的一聲，隨後一片安靜！這分明是熄火，頭皮一陣麻麻，最棘手的情況發生了，「人生跑馬燈」也瞬間啟動！同時也告知後座同僚：「發動機熄火，我來處置，你通知相關單位」，其後雖然採取了緊急處置，然而發動機依然無點火跡象。

十一點五十三分，再次啟動發動機，高度約一萬六千呎時，請同僚告知桃園塔臺及高勤官室：「返回本場

及迫降花蓮機場都不可能了，所以若是發動機無法成功啟動，就要準備棄機跳傘」。

十一點五十四分，告知同僚：「發動機確定無效，按規定這種高度該準備棄機逃生，請調整坐姿」，高度約一萬一千呎，拉動座椅的下引發手柄，瞬間人被彈出座艙，雖然緊閉雙眼，仍可感覺眼前一片紅光，人是完全清醒的，經過數圈翻轉，心中正懷疑自己是否安全時，一陣明顯的扯動後，降落傘成功的展開了，隨之身體也穩定下來，心情跟著平靜不少，只有風在耳邊呼嘯著，一個念頭在腦中閃現：「我還活著、我還活著！」

抬頭望見一幅橘色與白色相間的降落傘，帶動我在空中飄蕩，真是美麗極了！檢查頭盔已不知去向，望見前方座機正在向下急墜，心中頓時湧起一陣不捨的心酸。降落傘緩慢的下降，轉頭看到後座的同僚，也在上方不遠，高約三百呎處，看似一切正常，彼此揮揮手，心中頗覺安慰。畢竟馬丁貝克彈射系統，還是相當安全。

為了早些著陸，以求安心，我盡力操縱著降落傘，以增大下降率。要進雲了，就恢復正常下降，但心中仍然湧起不安，不知出雲後會面臨何種情景？十一點五十八分，出雲後看到

全是樹叢，不一會就感覺到整片樹林子向上浮起。沒有太多的反應時間，就墜入樹林之中，伴隨著幾聲樹枝斷裂和磨擦聲，被懸掛在半空中。這是因為樹林枝葉茂密，傘衣無法穿越。在慎重的觀察環境後，解開傘衣釋放盒，小心翼翼的著陸在山坡上。當雙腳接觸地面的一刻，大吐一口氣，整顆心「安」了。

這時間歇聽到類似口哨音的鳥鳴以及火車行進聲，心中出現一個問號，心想應該先爬到高處，拓寬視野以分辨方位；然而參天的樹林幾乎看不見天空，頗覺壓迫感；而地上看不見任何垃圾，對此不免感到失望！因為有句玩笑話：「順著垃圾，就可走到溪頭」，環境如此乾淨，則顯示人跡罕至，不利於求生啊！沒走多遠，突然發現一個菸盒，拾起一瞧，上面竟然標示著「青島人參煙」，青島？山東？頓時心頭一緊！不會吧？不可能飄這麼遠啊？在心情略為平穩後，多次大聲呼叫同僚名字，卻沒有任何回應，於是稍微休息並觀察周邊環境。

十二點五分回到剛才著陸點，爬上樹幹，企圖拉下掛在樹梢上的傘衣，但花了好大的勁兒，就是無法將傘拉下，只好放棄。站立在不穩的枝幹上，拿出傘刀，在手腳發抖的情況下

，切斷傘衣的連結繩，將求生附件包取下。下到地面，立即拿出包裡的無線電對講機，以G波道開始呼叫（航空緊急頻率，可發射定位信標，且在有效距離內所有使用中的無線電，不論任何頻率都可接收），連續呼叫了幾次，卻沒有得到任何人回答，只好作罷。

中午十二點十五分，還是決定往上爬，只想爬到山頂，尋找一個空曠的地方，方可稍微緩解待在樹林下，一直不見天日的鬱悶感。由於地面溼滑又無路可循，加上樹枝、籐枝、雜草交絆，爬山過程極為難行。求生期間，不斷的消遣自己（自我對話），像是「平時不勤運動，現在當然吃力」，當被籐枝拉住時，會大聲吐出一句：「不要留我，我要回去的。」



作者以傘刀切斷傘衣連結繩，取回求生附件包及無線電，展開此趟「叢林求生記」【本社資料照片】。

路上就是用類似的話語，來分散自己緊張的情緒。

到了十二點三十分，既然往上難行，心裡盤算之後，便改往橫向移動，不久就發現了山澗，心想順著往下走，必可走到匯流處，屆時再游泳過去，可以節省很多時間。於是小心翼翼地走，心中充滿了希望，但很快的希望幻滅了！因為竟然來到斷崖之前，崖壁垂直而深邃。失望之餘，又沿著原路向上走，這一來一回的折騰，弄得自己上氣不接下氣。好不容易穿過險地，爬上一處高地，又是一陣失望。地勢雖然平坦，但頭頂上方仍是一片樹林，茂密的枝葉覆蓋下，仍然看不見天空。周圍除了樹木，還是樹木。古語：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，看來還有得爬呢！

十二點四十分，微微聽到像是直升機的聲音，心頭一熱！聲音越來越大，趕緊使用無線電聯絡，機員問道：「有無受傷？看的到飛機嗎？」這邊回答：「看不到飛機，沒有受傷狀況很好！」隨後問道：「飛機砸在哪？有無造成民間人員或財產的傷害？」但機員似乎聽不清楚回應，加上樹林遮蔽天空，只能以聲音判斷直升機方位，雙方就這樣雞同鴨講的對話，著實令人焦急！

下午一點十五分，直升機返航了，一切又歸於沉寂，只留下一個孤立無援的我。在失望中，無意間看到一條不明顯的「小徑」，心想只要順著前人走過的足跡，必可尋找到下山的道路，然而走了不遠，卻又沒有路了。在屢遭走投無路、茫然無助又心情焦急的情況下，一股悲緒湧上心頭，眼中噙著淚水，此時在汗水和山中霧氣的交織下，全身濕透了。肚子飢餓，打開附件包取出糖罐補充熱量，也略作休息。

打開第一罐時，不小心捲斷拉環（早期奶粉桶是由側面捲動方式開啟，如同現在彈藥箱的開啟設計）；要開第二罐時，因天冷造成右手大姆指抽筋，緊貼在手掌心無法動作，經過搓揉按摩後，才總算恢復，便小心翼翼地



作者遇見山中小徑，其實是野豬踏出來的「獸徑」【照片取自「友善種子—曬太陽農場」農業合作社】。



山中陰雨，霧氣瀰漫，視線受阻，欠缺遮風擋雨的建築【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徐嘉君副研究員拍攝】。

翼地捲開罐頭。罐裡是水果糖，吃了固然可以增加熱量，卻也更為口渴，想要找水喝，這又是一大難題啊！

下午兩點五十分又聽到直升機來了，雙方還是各說各話，無法構成聯繫，機員想丟禦寒包，但又怕砸到我，而只能作罷！直升機盤旋了好一陣子，後來機員留下一句：「請保持位置」就飛離開了。知道今天應該是回不去了。因為開始下雨，直升機也不可能再來，縱然再來也沒有用武之地

了，且遠處山谷有一大片霧氣飄了過來，寒意逐漸加重，不一會兒就被四周濃霧所籠罩。身陷霧裡，視線受阻，十米開外，不見一物。只能未雨綢繆，開始尋找適當地點準備過夜。

下午三點五十分，經過一陣折騰後，選了三處地點，但沒有一處可以完全的避風擋雨，僅有一處可勉強湊合。身體感覺愈來愈冷也愈來愈濕，靈機一動，將身體右側的求生背心拉出來，割成兩半，一半當帽子，戴在頭上防風避雨，另一半再剖成一大片，放在胸前遮擋寒風。

下午四點五十分，心中盤算入夜後溫度只會更低，如果能降低一點高度，可能就不會這麼冷了，同時也可能早些和搜救隊伍會合，再加上一直聽到疑似火車的行進聲，於是決定動身順著「小徑」往下走。路走到盡頭，就自己開路，顧不得髒，也不怕受傷，既穿越樹林，又鑽過樹縫，完全是電影裡「藍波」的模樣。

下行一段時間後，在不遠處發現一座噴水池，心中甚為驚喜，想必附近可能住有人家。「有人家」這三個字等於「得到解救」的同義詞，當下興奮之情，溢於言表！快步上前，才定神一看，失望心酸又湧上心頭，原來是「海市蜃樓」現象。那並不是什

麼噴水池，只是數片野芋頭的大葉子，由於角度與高低不同，光線反射不一，加上個人的渴望和想象，所產生的幻覺。失望之餘，一個不留神，竟滑了一跤，摔個四腳朝天，背部撞擊在一塊大石頭上，但卻不覺得疼痛。

下午六點，就在自己摸索著下山時，心裡想著山中暮色來得特別早，一個不留神，腳下一滑，整個人竟背部著地，滑向山谷。心頭一陣涼，暗道：「這下完了！」此刻出於本能，伸手抓向身旁小樹，小樹幹是抓住了，但由於力道太猛，卻連根拔了起來，心想：「這下真慘了！」正所謂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，豈不正是自己現在的寫照？就這樣往下滑了二十多公尺後，突然跨下一陣劇痛，竟是一屁股跨坐在一顆大樹幹上，這一撞反倒止住滑落，而救了自己一命。

此時天色已暗，人又疲倦，本想就在這棵大樹上過夜，但考慮到萬一半夜打盹，重心不穩摔下去該怎麼辦？想想還是不行，必須離開樹幹，雙腳踩在土地才踏實。於是，在斜坡陡峭濕滑的情況下，手腳並用向上爬行了十餘公尺。實在無體力再爬，天色又全暗了，便決定停止前進，就地休息準備過夜。此處仍在峭壁上，面積僅足夠席地而坐，雙腳伸出去就懸

空了。只能靠著樹幹站著原地休息等待救援，已算是天可憐見的福地了！

晚上八點，入夜後實在難熬，黑、濕、冷、餓，人就像打擺子（湖南方言，指全身濕冷的抽搐顫動）一樣抖個不停。想到以前有教官在山中，下雪又受傷的情況下，都能夠撐到第二天，而健康無傷的我，就沒有理由撐不下去。但也實在熬得辛苦。想到了親人的面容，此時全家是否也因擔心、焦慮而陷入愁雲慘霧？想到早上才送女兒上學，難道竟成永別？想到長官的叮嚀，同學、袍澤相處的情誼！又想到前天為殉職的隊友辦理告別式，在碧潭空軍公墓趁隙至幾位同學墓前憑弔，難道這麼快就要……？昔日生活情景，一幕幕反覆的出現在腦海中。再想到目前的處境，不禁失聲嚎啕大哭了起來，這一天被壓抑的情緒，終於毫無阻攔地潰堤而出。

就靠早上一個麵包撐到現在，早已飢腸轆轆，然而除了吃糖，就別無選擇，口渴就拿糖罐子接雨水，聽到雨水滴答、滴答落在罐子裡，但實際喝進口中，也沒幾毫升。此時也不敢多看手錶，看了感覺分分秒秒更難熬。滿腦子盡是各式各樣的美食佳餚，尤其想到熱騰騰的雞湯，更讓人猛吞口水，不愛喝牛奶的我，想著此時要

是有一鍋熱牛奶，那該多棒啊！雨仍然不停的下著，人已疲倦極了，但卻始終不敢睡，就怕身體失溫，每隔一段時間，還要勉強自己原地踏步，儘量保持活動，以驅逐睡意。

但越是踏步，能站的面積就越小，不過在瞌睡蟲的誘惑下，還是會不自覺的打盹。為了防止睡著後，重心不穩墜谷，左手抓住左側的小樹藤，並以藤蔓纏住左手腕，以防失足落崖。唉！真後悔離開原來選定的過夜位置，導致現在置身於極不利的處境，但後悔也無濟於事，不再多想，只求平安地熬到天亮。如搜救隊伍能正確判斷位置，應在明天中午即可碰頭。於是，在這暗黑如魔的大山之中，在睏與醒之間，也只能不斷地在心中給自己打氣、打氣、再打氣！

凌晨零時三十分，突然聽到哨音，但與白天在樹林中聽到的鳥叫聲不同，難道有人上山來？這可是深夜呢！心中疑惑著。又聽到幾次有節奏的哨音，終於確定是來自搜救人員吹的。於是拿起哨子，猛吹幾個長音，竟引來了對方哨音的回應，立刻興奮的大叫：「喂！喂！我在這裡！」對方也在叫我，叫了兩聲，確定這是搜救隊伍，隨之心跳加速，興奮喜悅之情，難以言喻，早就忘了飢餓、寒冷和

疲憊，趕緊拿出信號槍，立即發射，標示出自己的位置。只見信號彈將漆黑的夜空與山谷，染上一片紅光，接著他們請我保持位置等候，於是便開心地原地等待。並且每隔一段時間就呼叫一下，以保持聯繫。

凌晨一點四十分，再次呼叫卻沒收到回應，慌了大叫數次：「你們走錯了，我在這兒」，卻依然沒反應，此刻「冷、餓、累」的感覺又出現了，失望之情再度油然而生。

凌晨兩點十分，又聽到呼喚的聲音，能夠感覺到距離很近，趕緊使用閃光器讓救援人員能確定位置，很快的，大家終於見了面。救援人員小心翼翼地把拉我拉了上去，由於水果糖吃多了，口裡很乾，拿著他們遞過來的礦泉水就猛往嘴裡灌，突然想到必須留一些水給救難人員喝，才有江湖道義，此時吃不下乾糧，他們又問：「身體怎麼樣？要不要幫忙？」我強撐著表示：「身體沒問題，慢慢跟著走，可以撐得住。」但人其實很累，身體也很虛，只因山路難行，身體頓位又重，總不能讓救難人員們抬或背下山吧！

凌晨兩點四十五分，救難人員前後護著我跟踰而行，並提醒若是摔跤，記得要向右傾倒，否則又會掉下去

山谷了。上坡走不動就用爬的，下坡就以臀部配合手脚滑行，即使碰上凸出的石頭，也並不覺得痛。鞋子的釘子也冒出來，十分扎腳，走路一拐一拐的，行動相當不便。途中行經一處低窪的集水區，顧不得清潔衛生，就趴下去狂飲。

凌晨四點三十分，經過三次休息，才走到半山腰工寮；另外幾位聯隊搜救袍澤及後座同僚，都在此處等待會合，大夥相見都很激動，輪流擁抱著。後來得知，後座同僚正好著陸在一條產業小路附近，行走一段時間後，巧遇一位騎機車的鄉民，載他去派出所報案（但很不幸地，他在四年後另一次飛行失事中殉職）。

清晨五點二十分，大夥搭上待命的拼裝車，上車後，累得直接倒頭就睡，完全不在乎車板又冰、又濕、硬梆梆的不好睡。山路不好開車，車子搖搖晃晃的行進著，旁邊的樹枝偶爾會打到人，心中難免擔心，千萬別再出狀況了！迷迷糊糊中，突然車停下來了，大夥七嘴八舌的討論著，然後對我說道：「車子轉不了彎要下去推車，你留在車上不要下去。」等他們都下車了，走到靠車頭位置往下一看，哇塞！車子就在斷崖邊，旁邊一片漆黑，萬一掉下山去，那可不得了：

於是索性也跳下了車，以策安全。六點鐘左右，到了龍潭派出所，各路搜救人員與記者，都在此處待命，心中甚為感激，值班警員送了一大杯溫開水，喝完後，全身各個部位都感到溫暖，尤其是我的「心」，不免暗嘆：「活著真好啊！」感謝上帝，一場精彩絕倫、恍如隔世的叢林求生記，長達十八個小時，最終以喜劇收場，圓滿殺青，又回到了文明世界！

後記：

一、此次失事地點位於宜蘭烘爐地山，為雪山山脈主稜，與沈總長空難現場距離不遠。



作者（圖左）抵達龍潭派出所，最終總算平安獲救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二、後來赴宜蘭礁溪酬謝搜救人員得知，原來搜救中心是計畫於次日凌晨五點，由蘭陽師派遣五百名弟兄展開搜山營救；但是民間救難人員堅持立即行動，理由是萬一飛行員受傷，天冷又失溫恐怕撐不住。他們是熱心「連夜救人」，但拒絕「白天收屍」，最終總司令裁示：「同意採取小編組，連夜展開行動。」

三、求生期間，曾經遇到的「小徑」，並不是人類走出來的，而是野豬踏出來的「獸徑」，該區經常有山豬及赤尾青竹絲出現，而赤尾青竹絲是臺灣六大毒蛇之一，所幸當時天氣寒冷，蛇類仍在冬眠中，否則獨自一人待在山裡，其危險不言而喻。

四、感謝故總司令陳燦齡上將睿智，並感激民間救難人員及聯隊搜救袍澤熱情、無私的付出。

五、感謝隊長孫培雄中校，承蒙他交待沒有確切結果前，先不要通知家屬，讓家人都沒有受到驚嚇；另外隔日是孫老夫人告別式，但隊長依然坐鎮隊部，直到凌晨得知筆者平安後，才啟程返回高雄，他公而忘私，忠孝兩全，值得敬佩！